



九華集卷二十四

西陲筆略

金初命將窺蜀

金初發難叛盟亮謂衆曰誰能為我攻蜀者我貴之或曰惟某將可即引某將封拜令專兵西向某將曰蜀城險人和計日以取弗可取也亮以為沮衆殺之并誅其家二百餘口翌日命喀齊喀將兵喀齊喀恐懼受命

邊民驚徙狀

金將初議窺邊邊民懲艾建炎初禍難之殷復議驚徙

宋

員興

嘉慶二十五年
嘉慶二十五年
嘉慶二十五年

成鳳間有女婦嬰幼危墜淵谷者掠郡縣財物主名不
掠者階州城下武興節制司申有強盜浸浸自北谷不
介而出去武興數里今不前恐為後憂上司命以一旅勦之
無何城中遂定

秦州鼓將驕傲致敗

秦州初未下招討司命劉統領海取之或曰大夫從行
敵素傲以驕今驟以兵取之如以湯沃雪耳先是州守
及將領皆流酒荒宴不輟素狎官軍弗之虞也將兵將
軍求乞鬪者尤甚每酒酣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
為樂宜耐久未幾城壞其旗幟有飾而未縫綴者後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俘至軍前去

官軍因糧於敵

官軍既下秦隴凡山西阨塞積粟倉聚甚衆諜者云敵
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求窺蜀也及屢敗秦州臘家
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寨約五千石小石寨約二萬
石威姬寨約二萬石水落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
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殆非人力
也

西安輕卒被害

過秦數百里西安寨者亦險阨之衝也金令將桑節者

守焉桑節亦驍武本蕃族數為邊患東路都統司姚仲
命某將將麾下攻之因謂曰教屢敗兵輕且鷲易與耳
汝攻之慎勿逗留某將乃去寨十里所駐兵分百餘卒
傍教營立寨其夜為教劫餘兵殲焉議者謂將分輕兵
於外既非餌兵又置之必死之地所謂無放棄人於虎
口者也或曰某將素亦有聲豈亦名過實者與某將姓傳

金出令遣間諜

教既與官軍相持時遣盜走軍為諜然竟弗達也予訪
邊將云教近令如有以南事告者人賞銀一則二十五
獲正軍一級博軍一級賞以錢人三十千雖以此激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未有為之用者也

秦州徙城北山

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城
周遭望之巍巍一都會邑屋甚壯既陷教之久餘民居
止什一教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隗囂故宮杜
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隗囂宮乃其地也然山徑
最險教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劉海
遼掩不備得之所謂先聲奪人迅雷不及掩耳者歟

鄭宗招下臨洮然勇而無謀

鄭宗者亦西人為副將與馬仲希聯戍岷宕間上司令

携旗榜招臨洮守將趙鈐轄者悉蕃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榜大呼曰金政亂天意回矣轄鈐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少鈐轄執迷不返悔無及也趙即率吏民夜開門拜道左及官軍下鞏宗亦在中諸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籍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教援騎大至宗聞之跨鞍不甲而馳舞稍自衛教衆喧咽宗急爭門不聽出或飛矢貫脇宗即死至今洮岷諸公共惜之以為勇而無謀者也

敵將楊鎮國允狡

敵將楊鎮國者廢其名亦為洮大將洮兵素弱楊帶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良馬數十甲而伏諸壁及官軍入洮諸將問鎮國安在曰夜已出去矣至今往來熙蘭求無邊患而竟不能也

熙蘭蕃族為教用

官軍未得洮河如熙蘭等處蕃族部落村民等多為之用或為教人鄉導或為教人輦重官軍所介往往羣聚嘻笑及河隴既下部落村民大震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平之役統領官劉海踏白小溪嶺携矛直前先士卒有千戶溫德亨者教驍將也自林外橫出擊海槍注兜鎗甲葉墮者三焉左右騎皆驚顧辟

易海伏馬鬣以槍貫敵將洞胷墜馬海救左右曰速取其首以來敵將瞪視猶手箭者三墻立不動漢騎欲前取之即注射兩騎皆斃因折弓於膝瞑目受誅次日漢軍因堵進敵以故敗去斬級可去者凡二百有四傷死者無筭焉海字朝宗山東兗州人紹興初為馬軍副將名字堙微金將珠赫貝勒犯山西諸營欲遣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沉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三百前遁覘索至石壁寨在鳳翔管下十五里忽與敵遇敵軍三千餘伐鼓大譟飛塵漲天海率騎士殊死戰殺敵幾殲一騎西馳告提主將曰吾鄉所騎遺乃探騎耳豈人人關張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海以遊騎三百而屠敵三千何從得此頃之俘馘輜重至者盈庭即日命海為達州刺史秦鳳路都監云

博軍子利害

初上司許西民勇鷙者能出力詣軍縣官為給復賞皆如律因命曰義軍亦曰博軍衆推曰小火子既得騎勝或能牽制敵人間撓敵勢亦博軍力也然西民陷敵之久必欲鄉義河右郡縣徃徃財物橫見掠奪千里蕭條遂無煙舍此皆博軍之為也上司見為要束耳

諸將議取河州先破熙援兵

正月晦官軍議取河州統領官惠逢蕃兵統領李進鈐

轄榮某張某憲

知

皆會或曰我擣河州而敵軍單弱以

強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敵軍盡在熙官軍
若直搗河勢必來援吾表裏受制此危道也不若引兵
而西潛據險路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以擒也熙
兵若破則河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長浴口一名呂家峽正月
十九日已而敵遣燕大將小郎君者提正軍千五百從
軍亦如之徑至長浴口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
旗動乃發敵兵薄羸騎傍徨旗動伏兵大奮會天風起
人馬不辨李進駐兵在旁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
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弩旁射敵大亂鈴轄榮某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手殺數十人敵望風奔靡遂大敗死者無筭擒活兵三
百五十解招討司二月二十一日處置訖

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敵

初官軍欲攻治平諸將曰吾衆徐行則不為功疾行則
不知敵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敵之怠乃可擊
也即命將官李庠將驍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
十里敵兵忽合呼聲隱地庠愕眙令一騎逸至軍所言
狀諸將失色或曰今若出軍救之亦無及矣不若勿救
統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
已戰者盡殲未戰益沮救不可後也即以數百騎突

前諸將隨之既與敵遇遂破之

官軍疑敵援兵遂去治平

官軍既攻治平敗敵衆敵謀欲遁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衆遁即追擊我使我立盡奈何不若火城寨為疑軍如走未晚也因大火城寨散朗如晝官軍以為援軍大至亦引去數十百里敵因遠遁識者至今共惜此舉也

官軍巧於取秦

予訪邊人長老皆云官軍最拙於戰治平巧於取秦此言有理者九月十九日武階騎兵統領劉左武海被檄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三日傳秦州城敵不虞南軍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爭利誇所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副將賈士元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攻也今城守似急當攻以火煙甚則蔽物敵雖有耳目何施耶是天賜我也遂積橐縱火煙上蔽城水寨破秦州外海登焉夜中州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敵軍戍秦者正卒三千前二日就傍郡打糧弱者守室壯者未返遂至於敗云

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間亦微巧

蕃軍統領李進在洮河間出遇敵數十騎或問顧曰汝還識是人否是所謂茶李三者也令驍騎四人突前直

刺進進刃三人挾一人以返進所至與士卒下列同甘苦故人樂為用然出軍多避就不肯為軍鋒之冠將士多譏之進長於行日二百里不殆邊人號為鐵腳雞云

馬仲希庸謬遂失熙鞏

馬仲希者宕昌屯駐將也為人妄庸丁巳冬都統司命仲希進兵取熙州仲希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十數里或為敵將謀曰吾知仲希妄人耳且暗兵事此易撓也即遣間宣言曰北軍今夕當大至眾共劫營南兵之來眾寡何似北軍其能敵乎仲希聞之昏時拔營遁去初熙州父老聞官至有欲率眾歸者附軍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大喜及翌日仲希去皆大笑仲希既去熙傍隍無所適聞諸將將下鞏乃引兵來會日鄭宗李進榮某等已誘敵將龍虎方議拜降城下龍虎者故大將哈沙子也以父死事金主貴而壻之令以兵守鞏龍虎自度力屈不支使人來言曰我降諸將諸將好受我降當以酒敵相饋何甲也願盡釋鎧仗我出與公列飲城外仲希諸人許諾李進不肯曰誠偽未可知且吾遣人候城中城中夾道積錢安知不吾詐也吾不願飲龍虎出諸將長揖環坐進密裏甲以待少選敵援騎四至龍虎欲起據鞍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鈐轄榮某從

後斫之不殊宏繼刺之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烏獸
散獨鄭宗死城下久之宣司以仲希再失二郡機會泉
首以令諸軍

博軍為僧徒所誘致沒

武都安化有土豪李六者以氣雄一方統制李選姪請
旗榜使司率鄉民強有力者四百餘人俱時時剽掠為
事一日衆至德順野次有僧舍曹居李即稱兵以入一
僧曰大夫何遽至耳胡不入室東爾戈矛取爾財帛吾
僧徒拱手托命而已一錢不占也雖然大風苦寒請出
為大夫具醪飲如何李曰如此大喜僧出衆因弛甲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坐間有熟寢者敵兵忽薄寺衆遂殲焉乃鄉者僧徒招
之也

曹建有季父風

官軍將攻治平有曹建者故知鳳州武姪也武凡戰即
持刀斫陣戰皆疾力甚為西人所紀建長有武風以故
軍中亦以曹大刀名之武階副將鄭庠既為敵騎所薄
諸將皆前援之劉海謂建曰子生平持大刀盛壯自喜
今日乃效弱夫怙懾陣後何鄙也建曰大夫責建良是
今日建得死所矣即大呼而出有驍騎突來建揮刀人
馬折而為二敵陣遂靡建因奮前誅殺過當先是武舊

戰丹家灣令諸子羣從執異械以從其名有狼牙棒馬
箭刀峰鐵鞭所過如山之摧以故屢成功云

河州士民望風歸義

官軍既薄河州州守及同知望風降下先是敷寧河寨
官者幽冀人堅為敷守無下意百姓聞之排戶列其尸
携手詣官軍焉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金地人心去
留未定及薄城下民爭開門香車花輿踵道皆曰前日
之降實非我願今親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
者大概山西編戶願為王民類如此
敵潰將招西蕃部落為軍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熙州敷正軍不過二千餘人閻家峽之戰為官軍破滅
者殆半其將小郎君退收潰卒併招西蕃部落子為正
兵有敷將李節使楊鎮國趙鈐轄者皆故敗將聚眾與
之合大畧不過萬人邊將常曰敷兵易與十不敷部落
一二山西既下則部落行且離貳可以見敷無能為也
平河之功士以膏薄致怨

河州既下諸將方籍庫藏編什物人人炫功不相能者
甚衆或言當暫賞軍主將令人支錢十餘萬時食物踴
貴炊餅一直錢數十諸將得賜擲地大詬曰我曹捐軀
下河下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及退屯殺馬關

兵間有道亡者悲夫兵法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為將者奈何其不思也

河民留諸將同守城扞敵諸將共議出屯

河州在山西承平時最富肯有原田萬頃餘糧棲敵民蔽野距河數十里曰寧河又有金坑近亦廢不治諸將既下河方議隱括庫財或傳熙州敵軍大至衆欲控城固守主將惠逢曰不可敵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救不至則將奈何即携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焉曰鈐轄何為去我鈐轄但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惠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兵於外非直去汝將返以援汝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留都監王姓者及博軍廟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殺馬關通名是日李進亦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議李進者乎我乃進也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文以出因鞭馬亦去居數日敵圍河河民相率登城固守云

河民懲寧河歸順之禍相與死守

敵再取寧河鏖快意戮寨民歸義者流血丹路已而兵再薄河州諸將已去城中百姓計曰前日寧河之民南歸敵盡屠膾我脫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

諭城中父兄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園高數十百尺衆因撒木為礮械教悉力來攻木絕少選壓教有糜潰者居三日教退屯白塔寺距城五七里云

崇鈐轄先登并諸將追教曲折

教自熙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過於閭家峽軍交有崇鈐轄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教遂潰金主至今畏之相戒曰無輕犯崇鐵鞭也崇等既逐教有數十百騎遁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為之久故將敗有一教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將自護渡餘衆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教問曰孰為汝將小郎君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後而護渡者也

河州民伍為教屠戮

惠逢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拒守閏二月辛未^初敵劫熙蘭之兵薄城下彌望蔽野兵械甚設會義軍有射中教將曰官人者教少却癸酉教將小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為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

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
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因卧城陬漏上敵驅鐵騎擣城
斯須壞州民尚有不知敵至者翌日驅父老嬰孺數萬
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上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
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已再頃
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逢聲援師偉未
至河州再潰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敵今再
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
免也進曰敵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
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聞州亦已潰敵焚蕩餘城
址而已悲夫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相忌媚之過
也聞昔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羣帥異心則祇足生
事舊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四邊用兵祥徵甚多

關外四州比歲屢荒歲在辛巳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
糗及約而辦武都廼邦也糜碁子造至四萬石他物輸
軍稱是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際其流淺澣可涉也冬
十月乃運舟艦軸相銜以上而大濤方漲焉悲夫金人
之禍吾國烈矣神久憤嫉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

有知耶許同諸公方議奏此事得之矣

金人詐為旗榜誘博軍

陝西博軍既迭出迭入時利剽劫故邊民棄田里耕鑿為之者相接也洮岷間常有博軍數旅徑出或遇敵騎卒千百從間道出衆注視以為數大集議擊之一將突前軟語曰汝曹無乃博軍耶曰然曰汝無擊我曹亦博軍也汝脫不信盍來視汝使司旗榜乎衆乃就視旗榜曰真是也因益玩狎須臾塵揚敵騎張翼擊博軍得脫者十一二又武都白崖楊氏子亦領衆七百為敵所詐無遺餘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鞏民思歸義

二月招討司一日攻鞏有父老數十輩各具米麪輦以餉軍至軍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過望小民自度無所用力願犒從者大將納其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金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輦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

鞏州城中虛實

大軍再攻鞏砲礮幾百餘座衝梯如之城亦回砲不怠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云城中危甚勢且不數太

尉旦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蕃兵幾何簽軍幾何曰城中甲軍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輦重者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戶也頃之又有繼來降者一人問之其辭皆合

四州山寨天設之險

金以冬十月寒盟邊民擾擾宣司出令使沿邊州郡細民據險相保就其險危之所有若天設如武州西有花石峽右有楊家崖成有董家山洛有仇池城鳳有馬嶺僅秋防興趙二原而仇池尤高峙聳拔其刑如削爪上有良田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也山徑空如擲線雖悍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仰此山鬱鬱意有異人託之杜老謂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豈殆然耶

張忠彥兄弟投金事

毅將副都統張忠彥本陝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者邊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忠彥兄忠孚尤亮投禍數紹興初是年建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缺望會金將

雅蘇犯邊將至熙忠孚即挾叛志忠彥與相諧附即進

曰我欲驅州吏北投州吏肯從我乎忠孚曰兵權在我

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欲驅州吏如驅犬豕耳

獨餘李三行行未知其意如何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
統領官李彥哥也為人尤惡戾喜鬪以故忠孚畏之至
是因呼果來忠孚即閉闥杖劍于膝脅之曰汝欲不齒
吾劍不若聽吾令不然今不得活彥哥曰統制何以命
之忠孚曰人生共覓富貴豈問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
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吏陷逆地同時有年二者
熙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敵復歸西夏當權用事以謀
叛為夏人誅死年常頂金冠邊將畏之謂之金冠年二云

金亮虐用西民

初金亮虐用西民民不自聊常曰何日南兵來活我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凡民歲輸錢曰門役錢時遣使下郡縣曰天使天使所
至立馬戶外索銀曰立馬銀督事胥吏劇若星火曰了
事人有司公事大吏印上下其手士民饋送曰檯蓋錢
又令陝西括馬數十萬分配河東北百姓戶養之怨殆
入骨其政目類如此雖欲無亡不可得也

白常不肯事金

紹興十五年教書來徵在南將士王四小巢白常三人
俱在遣中王曾任南總管巢亦位將領兩人至金印為
效力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為反覆士每
自樹頭銜曰前熙河安撫使白某薩哈見之不悅也後

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治產在德順熙河女真守將惡之大詈曰孰有既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枷禁數十日不為屈又欲蕩其產薩哈憐而釋之今尚無恙云

王宏歸順事

蘭州王宏者本名家子久陷金即怏怏思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金帥鎖以地牢凡十餘年釋之軍興宏即劫蕃族以歸上司命為熙河路統領官摧殺之役宏奮曰吾赤手歸明驟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敵時飛矢如蝟宏不動敵援騎敗去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知同州欲劫皇弟即君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黑而長邊將謂之鐵幡竿西人諺曰誰為飛虎將無若鐵幡竿為王孫也

九華集卷二十四

九華集卷二十五

紹興采石大戰始末

宋 員興宗 撰

金主亮竭其國兵財南侵其身先出汝州京西示欲出
襄漢上流朝廷果從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
凡十二萬先是虞侯作天官屬上殿先論兵異時為南
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之
地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
道張是年冬奉使又明年十月回具言教必南侵
蓋已授甲造船必為南渡之計申言前輪對之語上曰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記得卿此言極是極是是年五月十九日敵使上殿有
奏言欲得兩淮之地欲得將相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
發兵是時金主以兵駐淮陽州以避暑為名作計渡漢
江從上流以窺吳會朝廷發成閔領禁衛五萬人來戍
襄漢上出金使語今宰相就都堂命侍從臺諫議所以
備教之策時宰相宣上語云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
戰當如何廟論欲遣成閔全領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虞
侯說不須得發兵如此之多教必不從上流下恐發禁
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兵行
未幾旬日得報金主回汴京虞再白堂金主已去乞留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五千殿後兵五萬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為用若上流
兵盛自江鄂間應援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池州泉可
以援淮西是時無人為虞侯之助其說卒不用至九月
間教以五萬重兵出淮東劉錡之拒於楚州青江口金
主自提重兵號五十萬皆精甲自壽春壽州渡淮王權拒
之二將不敢戰望風奔遁教才與南兵相接王權退自
安豐廬州至合肥合肥又退至石柘而中軍已退至濡
須和州大虞侯見事急知二將必退回遂率四五侍從
又同白宰相說王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諸公云
王權申云此退所以導教深入身當其衝令邵宏淵出

其右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率四五侍從辨其不然此權必為走計時朱倬楊椿猶不以為然明日得報權果渡江朝廷震駭十一月十七日權白率十九日上命葉樞密議督視江淮軍馬因命虞侯參謀軍事二十一日陞辭上慰勞甚渥云卿本詞臣不當遣以卿諳軍事故也二十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錡兵走自楚州走至瓜州盡棄淮東之地敦遣騎至皂角林之錡之將員琦小捷錡乃托病過江十一月初四日錡兵大敗於瓜州劉記江淮之間民皆奔逃是時金主以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張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虞侯與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樞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喚李顯忠分付人馬令會于采石蓋權兵在采石未走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振野問道旁人云是金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旁茶坊酒店官軍間坐虞侯呼之其說與道路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金主今日過江因甚却只在這裏眾兵皆言王節使在淮西每日只打鑼不打鼓未嘗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節使令我棄馬徒步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步廝殺隨行官吏

多欲回虞侯云須要江上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人一擔擔何也虞侯不聽虞侯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王節使在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慰勞曰權不教戰汝輩不成事令汝輩半死半活衆皆唯唯虞侯曰雖然王權已罷兵權管汝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擔銀來犒設你憑今有節度觀察至副校尉官誥皆擔來汝輩食官家祿官養汝輩三十年不審能戮力一戰否衆曰我憑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與說我今日只辨兩眼隨你憑成得功大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與你填大的官誥立得功小填小的官誥若死于此則當同死于此若你憑走我亦隨你去你憑遁我走去甚處我便去見官家說某人制已下某人皆所殺某人不肯諸軍大譴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廝殺於是方布陣擺戈船是時江北敵兵甚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虞侯即躍馬至岸口見北岸一高臺臺上有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立中有大黃蓋中有入服金甲據胡牀坐其上衆云此金主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侯遂與諸將議統制官張振王琪戴臯時俊盛新列馬軍步軍為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為五以其二

傍東西岸行東護岸西裹敵船其一駐中流載精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擺布僅畢或聞敵中發喊金主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絕江而來未頃間有數十舟達南岸敵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謂時俊後先登軍皆死鬪斬敵過半岸上之敵皆投拜戰於江中死以萬數天色晦敵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者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侯拊勞之授以旗鼓設為疑兵敵果以為援至鼓聲乃已却打梆子聲敵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為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倘或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繼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敵萬里入寇如此之盛今日又欲戰則官軍而少明日何以為敵但以強弩襲其後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師二千七百餘人射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夜椎牛設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官舍人也將軍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再與將士待敵敵兵已稍希至辰時以來凡再鼓公舉旗揮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揚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將當

時只合將船守楊林河口不合放教船令出命統制盛
新引船直楊林河於江心下泊船度教前所不到處戒
之曰若敵船自楊林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無令
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教神臂弓射北
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教應弦而倒以
萬數教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
河口上流以火焚船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亮陸遁
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
約察其策出於用間亟以已發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絕
其意又遣探馬渡江至暮歸初九說金王焚龍鳳舟官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新斬船作頭二人致請鞭梁大使一百秘引亮連夜
往瓜州與金王書意合虞侯却與李顯忠商量令移時

俊軍於馬家渡輟李椿一全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
百艘來會京口于是月二十三日習水戰耀兵亮喚萬
戶渡江萬戶說江口濶如采石三倍不可渡亮遂拔劍
數萬戶罪萬戶涕泣以告釋之約十二月初一日離揚
門初三日建康早飯金王上馬去眾議共謀殺之夜即
其所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又挾弓欲射已而問曰你
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戶答曰自家人金王曰我自去
年煞做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得由你輩殺我也得由

你輩不若早早快脆萬戶一人直入即其帳中殺之併
及其帳中妃侍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藥師之子馮
欽李參政共四人蓋皆為金人謀來南者盡焚其尸焉
是月初二日魏州簽軍雷政來告虞侯即日同楊存中
成閻渡江至瓜州措置後二日金之大將檄來請和公
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江至平江見公船過
焚香拜投甚衆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康明
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

九華集卷二十五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附錄

大丞相趙公汝愚祭負興宗文

故亡友著作負公顯道學博而淵源氣洪而剛大力行
古道鏗然三代之雅音笑詆百家此若中流之砥柱高
謝九華之舊隱勉從三館之清遊獨建讜言不免羣譖
方懷去國之恨遽有終天之悲某至矣相親駭然聞訃
念正論之特起自歐陽公而下無斯人嘆先見之甚高
恨蘇允明之死不復作何嗟及矣流涕從之尚期九原
之靈歆此千里之意尚饗

安撫王公伯庠祭負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三月壬辰朔二十二日丁酉朝
散大夫直秘閣權發遣夔州軍州主管學事充夔路兵
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王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友大著作自公之靈曰三喁之英道
山之名圖史有光簪紳是榮泰茹斯拔怒鵬莫程命厄
其遭而昌其聲念昔清曉同趨廣庭一夢恍然別離死
生丹旒西歸天涯愴情卮酒寓哀尚歆茲誠尚饗

府判王公廟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五月乙亥朔二十六日庚子右
奉議郎奏差通判長寧軍主管學事賜緋魚袋王某謹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大著作員公之靈嗚呼公
之正性有得於天升沉窮達不苟其遷止而為山流而
為川用行舍藏付之自然仰視前哲接武隨肩矣志修
門襟節益堅陞對未幾奏策上前論議鯁正有經有權
上寔嘆嘉曰蜀之賢擢登著庭為諸儒先詞闡瑣闥進
步可聯公體上春有蘊必先寧我不用耻方為圓屬有
儉夫懷奸有年鱗甲其腹毒甚弋鉞務極聚斂病吾民
編人言不顧其欲自專在庭孰視若寒蟬公獨擊之
奮吾老拳暴其險姦阻厥窬穿甘以身屈俾民獲痊斯
言既陳甚於直絃清議雖允莫救擠顛公曰歸歟出處

其全閱津江湖檣檝翩翩西望故國里猶數千不沮不
抑喜如登仙造物叵測未病偶纏一卧不起湮沉九泉
天耶人耶壽胡不延公面未冷彼姦弗悅不義自斃卒
底于愆寘之典憲其名則鐫公言既驗衆情始泫惜公
已矣不及見焉會有直筆誅其奸便偉公絕識著乎史
篇增光三岬千載永傳某也不敏衆所棄捐曩客都下
辱承知憐揄揚獎薦滿于後躔恨費推挽逆風泝船偶
奉宣檄逐食窮邊死生契濶再見無緣公喪屬歸我車
載牽相望江皋垂淚漣漣呼公不聞杳隔雲煙公手不
味噉此一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郡守史松老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通直
郎隆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史某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宫使大著國史員公之靈惟公
質自天稟材不世出發為文章筆力健倨海嶽含貞章
彙炳蔚體備韓馬理紹莊屈冠襟蜀都寔罕倫匹帆船
迅駛入覲天乙得窺秘奧金匱石室發潛振隱獨當載
筆代演王言行矣朝夕嗟彼桑羊利口芥鎖公德雄剛
敢以辭闕一語不契束手甘黜去國未幾遽繼以卒護
者踵敗投畀有北有街不祛懷憤獨鬱迂蠢亡似辱公

浦拂通德里門許我懷紱輻車來歸見者楚惻西首銘
旌杳與公隔麗譙琬琰蓋代筆墨有來視者識公不沒
寓哀一觴冀魂髣髴尚饗

郡守何公耆仲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七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通義
郡假守何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亡友大著編修員
公顯道之靈曰世有多言吁亦可畏病我蜀人其說有
二平居無事論說翻瀾束以好官噤不肯言廟堂急材
虛心而問齒牙不憚靳以餘論是雖可病病亦有故責
人以難古法弗許言而不當徒觸時忌引非其人遠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已累古道云遠流同寔同獨以病蜀論焉未公嗟嗟顯
道與世輩馳抱此二病牢不可醫遇事不可指陳利害
茹物于中一吐乃快心知若人衆乃共抑挽而推之必
極我力坐此斥逐竟以喪歸萬里扁舟獲婦弱兒人咸
戚公我則不爾用捨有時功名遊戲中苟無憾雖謫猶
榮事驗身後雖亡寔存三嶠之巔雙林之間英風颯然
公其復還拊棺無從緘詞以弔尚鑒我言哆願一笑嗚
呼哀哉尚饗

金山位持印老祭員興宗文

維皇宋乾道六年歲次庚寅八月戊申朔十三日庚申

金山龍遊禪寺持傳法僧寶印謹以香茶蔬食致祭於
近故宮使大著九華子員公之靈惟釋與儒殊途同歸
達者揣其本而必齊其末昧者溺其迹而或疑甚者採
其語言之相似以神其說而返欲操刀以攻之嗟乎此
所謂盡羿之道而殺羿世有孟軻氏當力排其深擠吾
學吾儒九華子業佛然其心親而道合者曾不約而自
隨嗚呼始與公定交於石笋之下又相從於錦水之湄
卓錫南來七年有奇公奉召節而入覲王后又得握手
於妙高之頂忻會合之有期公既造朝自結主知太學
二年是為儒師擢置三館挾其文詞晉登著庭周知百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為蓋有國之太史一有不合而臺官諫垣所不言者公
獨抗疏於赤墀竟以此而不容遂遠引而奉祠僑居南
徐貧不能西曾未閱月而往來不間方喜公之所造詣
者益汪洋而眇彌矣夫何杯酒之地遽有死生之變尤
甚於隙駒之載馳耶嗚呼天之生是人也既富其學問
既大其器業而又厚其德宇浚其道源矣宜若畀之以
位使其道德性命之學禮樂仁義之具少施於當時也
且其神和而氣舒謂必富貴而顯達長身廣額又當百
年之期願也百鍊之鋼日殺九牛奈何百不一施而止
於斯耶與其材能不與其爵祿天其慳矣因天之所

與而大有成就猶不能助佑而屢躓之天其耄矣吾將
安得而推之耶雖曰有子芝蘭方茁客東吳而望西蜀
所謂天之角而地之涯也死生不免矣而公之死也重
不幸者如此是以賢不肖共有無窮之悲也我之先師
行不磷緇既死空山沉埋厥輝有請於公錫其銘詩文
律既高道眼超卓曾不愧於南嶽諸碑此寶印所以感
公之德而吁嘻哽噎實信於等夷也嗚呼九華子生滅
不停如川之流如環之循公既講聞而測其淵微矣今
其得力之際也中泛百丈可鑒鬚眉惟昨與今其味不
移吸如西江公猶庶幾尚饗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附錄

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